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九至二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熊敦奚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二年十一月盡十二月十一日辛未

十一月苗傅劉正彥以兵八千扈衛隆祐太后六宮駐杭州是時邉報不一上命苗傅劉正彥帥師扈六宮南渡至錢塘傅為御營都統制正彥副之劉晏所統赤心

隊猶隸麾下傅與正彥皆陜西人傅父禮正彥父發皆為西邉良將傅隨梁揚祖信德府来勤王為右軍統制上郎位御營司後軍統制正彥少為文資宣和間劉光世薦其才得換武職傅拙直不能曲奉内侍故多譖之者正彥来上方畧故被選用

十二日壬辰金人陷延安府正月金人陷延安府東城而西城堅守未下金人知曲端與王庶不協乃併力攻鄜延康定王宗尹不能禦庶在坊州聞金人兵至康定

連夜趋鄜延以遏其前金人詭道陥丹州界於鄜延之
間庚乃自當鄜州来路遣龎世才鄭恖當延安来路時
端盡統涇原精兵五萬駐淳化月餘不動日移文趣其
進兵遣使臣進士十數軰往說諭端併兵鄜延無益不
如以計困之兵法所謂攻其必救乃遣吳玠攻華州端
自攻蒲城縣華州蒲城皆為守兵玠援華州端不攻蒲
城復與玠合兵歸襄樂屬環慶在深山中去金人五百
里天大雪寒甚金人攻世才世才與戰兵不用命乃敗

自此金人遂專圍延安西城日夜攻擊不息庶自收散亡援延安比至甘泉而延安陷權知延安府劉洪及總管馬政出奔初璞援鄜州聞延安已陷即復回興元金人大肆殺掠遂東趨河上如欲渡河稍北近綏德軍庶自劾待罪　別録曰十一月壬辰敵陷延安初鄜延經畧使王庶屢戰有功聞敵自熈河敗回仍檄諸路不應又移書謝亮以率諸帥亮又不從既而詔除庶節制六路兵擊敵於鄜延耀州諸路又為敵諜知遂破延安　王

庚奔於曲端軍中奪其制置使印王庶既失延安罔知所措倉皇未有歸念惟有曲端在襄樂雖素不相協然勤王事則自有公議且曰捨端吾何歸乃率官屬馳驅至襄樂造端之壁端號令甚嚴叩其壁者雖貴亦不敢馳庶既至端令每入一門減其從人之半及至帳下僅有從兵一二已端設軍容見庶庶惶懼戰慄端數其失延安之罪詞色俱厲庶僅能言自劾見待罪端遂取制置使印攜禮隨行其從人廹庶還鄜延盡拘縻其官屬

十五日乙未金人陷濮州金人圍濮州知州楊粹中固守之金人力擊之者三十二日自西北角登城守陴者不能當城遂陷粹中登浮屠最高級不下金人惜其忠義許以不死粹中乃下粹中真定府人金人以不歸附城中無少長良賤大肆殺戮仍火焚其廬舍俱盡　金人陷開德府金人攻開德府王某守其城金人以文字至城下呼曰王某有文字来歸附大金故我来此汝百姓何敢拒師軍民信之欲殺知府知府走南門未出城

為軍民蹂踐而死金人入城怒其拒戰殺戮無孑遺紹
興九年復得河南地惟開德府城中無一戶舊居土人
金人陷相州金人圍相州久粮食皆盡猶堅守未下
趙縣丞者不字行宗室也權知州事人呼為安撫者趙
安撫與軍民議曰食已盡人皆食啗外無救援安可久
乎某乃國家宗室豈有順敵諸人當自為計衆皆不應
趙安撫曰約降如何雖衆悽慘然有唯唯者趙安撫知
其意乃登城樓遥謂金人請開門投拜乞不殺金人許

之趙安撫乃具降書開城而自推其家屬入一井中然後身擲入井先命提轄以土盦提轄遂實之以土人皆哀之

二十二日壬寅就江都縣築壇南郊大赦天下門下觀會通以行禮莫嚴定位以交神遠罪疾而弭𢦏亦或因時而致禱朕紹承大統誕受多方屬當外患之相仍爰省四方而臨幸念父母兄弟尚屈於敵疆惟甲胄干戈再淹於歲序問寢闕温凊之奉在原深急難之情信使屢

馳久猶未報金師再遣坐待底寧復窃盜之無良乘邊
陲之多事馮陵州縣震擾民氓衣冠傾仆於道塗耒耜
荒殘於本業行者未知所適居者莫獲其安傷閭里之
疾苦則撫循之政尚愆問行陣之勤勞則休息之期猶
遠每撫心而及此屢當食以興嗟險阻艱難固備嘗矣
勞來安集尚未有之豈菲德之敢圖惟上穹之悔禍永
懷眷祐恭俟監臨雖茲多壘之辰適在當郊之歲惟祭
或祈或報必稽於時物之儀而禮之有儉有豐特視情

文之稱是用謀有虞東廵之制循建武二成之規新黼冕以嚴恭建胥徒而齋沐盖高在上聰明皆自於我民與善惟人治亂無艱於天位既殫誠悃罙極戰兢仰覆育之何心詎存時怨況顛危之已甚寧至我遺疾呼反本而必聞精意黙通而可動庶幾來假或厭多難新命舊邦協幽明而並貺此疆爾界一内外以均安其敷曠蕩之恩已廣龐鴻之施可大赦天下於戲為斯民而請命敢忘庶民之無辜置大器於復安實冀昊天之所

子尚賴六服羣辟三事大夫共宏恢復之功亟底隆平之業　郘興敗金人於絳州曲沃縣　知濟南府劉豫權知淄州淄州李某附於金人初李成敗於劉光世也轉至淄州攻擊僅兩月不下廸功李某權知州固守之城粮漸盡侵濟南府界擾於外邑淄州求救於滄州劉錫濟南府亦求救於滄州兩州皆堅守拒城以待外援會金人侵山東先至濟南府劉豫謂滄州救兵来矣既不為守禦備開納之乃金人也遂就投拜金人未至淄州前

一日成起軍轉城而似欲退去者淄州人疑之莫測其故俄而擺列諸軍於城下盡發諸寨老小先行是夜神霄宫火焚燒諸寨淄州人謂成果退去矣翌日金人軍馬逼城淄州人亦謂是滄州救兵乃具香花於城上望塵歡譟既而知是金人遂就投拜金人謂自入南界未有如濟南府淄州秋毫不動而投拜者大喜之自後金人據有中原諸州皆屯戍女真契丹軍唯濟南府淄州並無一人一騎　韓世忠為御營平寇左將軍領兵一

萬軍京東金人侵京東故命韓世忠軍於京東以措置之　劉正彥為御營平冦右將軍　王倫上書乞入大金迎請二聖加朝奉郎充通問使朕惟彊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庚孝弟通於神明物色求人倘忠信行於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冑出公侯胸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旹以秩而任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行宜升郎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晋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

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倫以修職郎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詔戒百官朕承祖宗有道之長賴黎獻戴宋之舊嗣守神器適歲當卯祇見皇天后土慨念父母兄弟越在他邦宗廟社稷之托中更異姓一時赤子塗炭靡依獨予一人舊勩於外天其或者俾復大業保乂斯民以導迎南還之御惟茲肇祀實報以祈朕齋慄存念大懼菲德弗獲顧歆乃先事三日繫陰凝翳潤不至濡震於朕心罔承靈祉逮祖廟及

壇垂象爍炳夜氣晏温霱澄霄霽迄用成禮顧朕眇昧
罔有一二歆曰聲聞於上實惟祖宗之靈相佑在天惟
爾萬方有衆不替忠順協於天心朕既獲祇事勿敢謂
幸矧敢怠康方恐懼修省以承天眷念與爾有同體共
利輿各廸乃心無怫於上下神祇共迎景貺以宏濟多
方艱用誕告於率土惟世理亂在臣庶戚休無有大小
遠邇惟底寧爾國則亦寧爾家爾躬在焉股肱大臣其
同寅協恭思難圖易輔朕不逮以倡百辟論思献納之

官若耳目風憲左右侍御有言達於予聽必忠必誠毋奪於私凡百有官君子飭躬謹行惟職業自修守令部使者暨爾僚佐有為有行其必曰毋傷於民毋害於國庶及爾暨爾家則獲神休而永終譽中外爪牙之臣賈勇敵愾思建戡難之勲以懋遠圖毋忽名節之羞軍民戰士咸奮忠力遂爾寵榮至於失業無依哨聚林藪怙衆為暴殺掠無辜當思神明譴殛之報應甚影響古今誅討之刑雖緩必正革心自効掩罪以功錫爾官爵永

維我國家之用朕信不渝嗚呼天道福善禍淫助順罸
惡疎而不失股肱大臣暨爾萬方有衆咸思寅畏冀天
悔禍救民塗炭復我父母兄弟宗族臣民躋世隆平與
萬世有衆共之咸孚朕志毋茍目前之安尚有賞刑為
爾後報
十二月五日乙卯隆祐皇太后至杭州隆祐皇太后至
杭州以州治為行宮扈從統制官苗傅等團住於奉國
寺

十日庚申金人攻東平府知軍府事權邦彥棄城走遺史曰權邦彥字朝美崇寧四年進士釋褐登第靖康間知冀州以兵赴元帥府勤王建炎二年代盧益知東平府孔彥舟為鈐轄邦彥與之不和邦彥領兵叛去至是金人攻東平府邦彥不能守棄城遁去降授朝散大夫

金人陷東平府

十四日甲子金人陷北京河北提點刑獄公事郭永死之金人攻北京北京留守張益謙轉運使裴億提點刑

獄公事郭永共守之益謙億齷齪小人守志不固唯永
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擊之或勸益謙委城遁去
永曰北門所以遮蔽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朝廷危矣
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奈何棄之因
募士賫帛晝夜縋城出告急於朝廷且請朝廷為敵備
金人攻愈急俘東平府濟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
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
正吾儕盡節之時不宜有二乃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

矣吾城堅汝輩當努力敵不足畏也衆皆感泣甲子質明大霧四塞敵以斵砰殘礮為砲樓櫓皆壞左右蒙頭而立有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安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將何之兹命也奚恤益謙迎降尼堪曰城破而降何也二人皆言郭永不肯降尼堪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向南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尼堪曰阻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也尚奚問尼堪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

其賢乃自為好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永而降之永瞋
目唾罵曰無知之輩恨不臨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堪
令譯者申諭不已永戟手怒罵不絕尼堪惡其言麾之
使去永復厲聲曰何不速殺我我死當率義鬼恚滅爾
曹大名人在係者無不以手加額為之出淚尼堪令斷
所舉手并其家屬害之時年五十三即日傳語城中雖素
不與永合者亦相向慟哭金人去相與負其尸瘞之永
字謹思大名府元城人天資雄毅氣剛直長七尺美鬚

髯望若神人博通古今得錢即以買書藏書萬卷因事為録文皆可傳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掩卷終日而尤慕顔魯公為人喜面折人過退無後言閒秋毫之善必奬成如不及與人交輕財篤義而於吏治精明紹興初贈中政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十五日乙丑黄潛善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汪伯彦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制曰宰天下之平實係秉鈞之重揚大廷之號丕昭謳俊之公

若時登庸訪予落止敵兵未殄有朽索馭六馬之憂國
步方艱如抱火厝積薪之上臨朝興歎當饋靡寧眷求
四嶽百揆之賢圖回二帝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之責
者庶幾選於衆而得之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御營副
使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實封六百戶汪伯
彦惟老成人以儒術用德罷羣公之表威名萬里之衝
頃佐命於戎衣久宣勞於樞筦歷時滋久儁譽益敷帝
賚有開潢水獲伯王之輔价藩作固顓史是社稷之臣

其遂相予無以易汝宜體仰承之意益昭共政之元進蹴文階陪兹真食便蕃物采庸示眷懷於戲無競維人非賢不任成湯之學伊尹有不白之臣大舜之舉臯陶而不仁者遠往宣一德用格多盤可特授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依前御營副使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封如故　汪伯彦時政記曰黄潛善汪伯彦進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事不濟伯彦昨知相州甚有政聲事朕備嘗險阻知其忠實潛

善伯彥更同心濟助以副朕考慎之意　金人陷虢州

十九日己巳李彥仙敗烏嚕貝勒於陝州

二十一日辛未金人薄青州　殿中侍御史張守撫諭京城遺史曰先是朝廷措置防秋朝士紛然求去殿中侍御史張守上書曰比年綱紀隳壞風俗凋薄士大夫無奉公守節之誠爲全身遠害之計一旦緩急委君父而不顧此靖康之末可爲痛哭流涕者也防秋在期方

事脩禦而職事官各該使私而去則國家何頼邪乞揭榜朝堂明示勑戒上納其言時邊事未寧詔百官具所見聞奏守即上防淮渡江利害各六條大槩尤以遠斥堠探報為先别疏論金人趨淮甸之路有四宜取四路帥臣守令詮擇能否各賜緡錢齎之募戰士儲芻粟繕甲兵明斥堠公賞罰使之夙夜盡力扞蔽疏至再上宰相黄潛善汪伯彦忘外患恃江淮為險無經濟遠謀忽畧其言不用守又乞詔執政大臣惟以治軍旅選將帥

嚴守禦搜人才係政事之大者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
都司六曹惟防秋是圖潛善伯彥滋不悅乃請遣守撫
諭京城守不復還矣階辭上諭之曰當不次用卿即日
就道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三年正月盡二月三日壬子

建炎三年正月車駕駐蹕揚州翟興為京西北路馬步軍都總管兼安撫制置使兼河南尹兼西京南北路招捉使翟興為京西北路兵馬鈐轄與楊進戰於鳴臯山下

翟進死之興以其事訴於朝乞選重臣鎮守朝廷就命興本路馬步都總管兼安撫制置使兼河南尹兼京西南北路招捉使　京西留守杜充遣王漢說翟興使圖楊進楊進據河南府以留守司命為知河南府與翟興屢戰進於鳴皐山之北深溝高壘儲蓄粮餉謀為久計已有僭竊之意詐言入雲中府復奪淵聖皇帝及濟王歸欲摇動衆心然後舉事杜充乃遣王漢詣伊陽縣見翟興說興使圖之直檄報楊進置乘輿法物儀仗悖逆

顯著翟興破賊自此益力與子峗率鄉兵時出擾之戰無虛日矣

六日乙酉劉誨王睍奉使金國回先是已遣宇文虛中楊可輔為祈請使副使於金國再議遣宣議郎借中大夫試户部尚書劉誨通問使拱衛大夫合州防禦使王睍副之誨等到京師遲遲其行上聞之命留守司促誨等行到金國金國幷命祈請使人宇文虛中楊可輔偕到行在誨字建誨開封人　金人陷青州　金人薄青州晝夜

攻擊凡一十七日丁亥城陷焚燒屋宇殆盡殺掠無遺

時權知州魏某被害　金人陷濰州　金人既陷青州即

率兵攻濰州又陷其城焚燒殺掠而去　軍卒閻臯據

濰州自稱知軍州事金人既退濰州而去牛頭河土軍

閻臯與小教頭張成鼓衆占濰州臯自為知州以成為

昌縣知縣

十七日己丑遣祈請大金國信使李鄴周望等　汪伯彦

時政記曰是日内殿早朝奏事畢上語宰執曰第四次

祈請大金國信使副李鄴周望宋彥通吳德休宜早令
進發與定日使鄴軰知之朱勝非曰奉使須得賜金帛
方能辦私覿李鄴周望已見辭免所進官職恥更自乞
支賜恐未能便行上曰於格合得自請何傷黃潛善曰
朝廷當為檢舉只令行下上曰朕奉使時當京城擾攘
受命出門都不曾請支賜朕於王府自出隨行起發之
費約支錢五萬餘貫如士大夫之貧如何可辦令鄴等
依格支賜外仍復優加其數國家愛惜財物正為収積

以待當時之用今遣使議和事若遂成二聖得歸朕豈吝金帛之數潛善曰第二第三次奉使劉誨楊可輔王覝歸自軍前皆云金人受私覿物又非昔比更無回荅雖貪婪者衆不敢少忤其意恐生事造語有害和議今遣使支賜加數甚善上又曰卿等今日往仁壽寺奉安會聖宮御容早歸私第潛善與撰了大金元帥書令鄴等早行潛善曰與元帥書自來只是平文不用四六上曰潛善早來所撰與大金皇帝通問書其詞語甚

精能寫朕欲言之意足矣不必須四六也

十二日辛卯邵興敗金人於潼關克虢州邵興敗金人於潼關乘勢收復虢州李彦以興知虢州軍州事

十六日杜充出兵攻張用等不勝張用相州湯陰縣之弓手也乘民警急呼而聚之與曹成李宏馬友為義兄弟有衆数十萬分為六軍成太名府外黄縣人因殺人投拱聖指揮為兵有膂力軍中服其勇又有王大郎者名善濮州人亦有衆数十萬分為六軍善初為亂也濮

州弓兵執其父殺之善有衆既盛乃以報父讐為辭攻
濮州不下又攻雷澤縣亦不下與用合軍皆受留守宗
澤招安既而復反杜充為留守又招安屯于京城之南
南御園為中軍善屯於京城之東劉家寺為中軍又有
岳飛桑仲馬臯李寶諸軍皆屯于京城之西充以用一
軍最盛終必難制乃有攻之之意甲午充掩不備出兵
攻用令城西諸軍皆發岳飛桑仲馬臯李寶等皆率兵
至城南以擣用覺之勒兵拒戰亦會善自城東率兵與

用為應官兵大敗賽關索李寶被執岳飛者初隷張所
營効用飛隨都統制王奇往太行山遂自為一軍後歸
京城留守司杜充用飛為統制　劉洪道知青州先是
濱州葛進作亂殺官吏刼財物取強壯充軍留守司差
尚大猷知濱洲進依舊屯於濱州以其衆皆面刺十
字曰永不負趙王誓不捨金人以示衆葛進嘗率衆刼
潞縣金人寨得劉洪道者字資深青州人進士及第曾
任楚州州學教授監六部架閣庫先遭金人驅擄在

濰縣寨中進以洪道歸濱州俄報青州有將兵之變安撫使曾孝序被殺洪道説進令申聞朝廷及申留守使乞已知青州進然之遂與大猷同具申既而留守司回報果令洪道知青州洪道未行會金人殘破青州殺權知州魏某而去趙勝據其城洪道乃移文與勝而後行至千乘勝聞洪道至失措即馳至千乘謁洪道曰但交割本州民事而已軍馬公自統之勝喜洪道索從道等具衛儀而入遂為知州洪道揭榜百姓在軍中願歸農者

給據放還於是勝之黨十去六七而勝之勢弱矣有崔邦弼者子弟所出身仕青州因勤王不到京城而回還不出洪道尋致之為將官　賜青州劉洪道奬諭勑書爾履百戰之軍鋒保一方之生齒訖臻寧謐備見忠勤然方面之権豈容或二軍中之令尤在至公必愜輿情方收羣力儻習因狥之弊坐乖綏禦之方無以馭戎便成誤國其體倚毗之意無從牽制之私　張俊請移左藏庫於鎮江府不報　金人陷徐州知軍州事王復被

殺金人將攻揚州先陷徐州入其城知軍州事王復死於庭下有將校趙立者為州衙排軍發憤鼓率將兵殺退金人出城立被傷金人以為死矣立在草莽中夜得微雨漸復蘇金人往揚州而軍民鄭詩秀才權知州事既而軍民衆議以謂立忠勇能辦事可以為城民之主乃請立權知州事聞于留守司授立武德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知徐州軍事

二十一日庚子禁百官搬家出城邊報屢至朝廷未有

禦之之策宰相潛善伯彥殊不介意人皆危之有搬
徙出城爲避難之計者潛善伯彥慮恐搖動衆心乃禁
百官搬家出城　市井驚惶益不安矣　張守爲起居郎
張守以殿中侍御史撫諭京師還行在面奏金人必來
願陛下早圖之毋使宗廟生靈坐罹塗炭上爲之惻然
即除守起居郎　張用王善冦陳州馬皐追之官軍戰
敗張用王善在京城下與官軍戰既執李寶乃爲杜充
終有疑心不可留連率衆南至陳州充遣馬皐追擊之

用猶未知也約軍會教塲排列忽報京城有軍至皐率衆乘其不備直犯其中軍後軍奔至曹城寨為城所遏皆止用復與善等併攻官軍官軍大敗尸塡蔡河人馬皆踐尸而渡追至鉄爐步而還官軍存者無幾　葛進衆寇青州劉洪道知青州於金人殘破之後市城焚戮殆盡而諸邑富饒洪道招輯百姓不旬日閭喧隘城市葛進為洪道知青州蓋因已所致且趙勝已死而輯治漸有條理欲取青州乃率衆同向大猷至城下洪道曰

葛進之兵皆衣下擐甲此欲襲取其城耳遂闔扉不納以酒肉米麪鈎城下犒其衆進不受遂攻北城而據之洪道以軍民居南城拒守　韓世忠退屯宿遷韓世忠屯於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金人金人尼堪方圖維揚大舉兵自京東入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恐稽師期分東南道都統兵一萬先至揚州以議事為名使上不得出揚州然後大兵繼至或謂肅王在軍中同其事未詳尼堪以大軍進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退於宿遷

縣未曉至宿遷不虞金人踵襲其後質明覺之奔于沭陽

遺史曰韓世忠在沭陽夜寢不安與其帳下乘夜渡潮水大棄其軍由沙路走塩城翌旦諸軍方覺知以主帥既去遂皆潰散後軍詧隊官李彦先率本隊四十七人得二舟入海聚衆自此輔逵聚衆於漣水李在據高郵皆世忠之兵也其收散卒自為徒黨者不勝計

知淮南軍某叛附於金人韓世忠既退淮陽軍也金人已到城下知軍某望風投拜金人入城執某而去淮陽

無知軍有將校二人自權知軍據城　折可求以麟府州晉寧州軍叛附於金人

三十日己酉閆瑾棄泗州率衆走金人自滕縣直趨臨淮縣蓋金人裝鐵騎白氊笠子閆瑾屯在泗州初聞京東羣寇不寧至是探者回以謂白氊笠子劉忠賊馬犯臨淮或謂是李成從黨瑾以兵進之遇遊騎一二千人猶未知是金人瑾獲數人以歸驗之乃金人遂解生口一二人赴行在己酉金人及泗州境瑾率衆出奔金人

徑趨泗州之上數十里間計直渡淮
二月一日庚戌朔金人攻楚州知州事朱琳叛降於金人金人侵淮以支軍犯楚州知州事朱琳具欵狀遣人迎降開西北門納金人開東門放居人自便居人爭奔欲走寶應縣取揚州路渡江金人覺之皆邀回城中
尼堪自東平由襲慶徐泗以犯揚州　節要曰自建炎二年秋鄂勒歡既破五馬山寨以探知大軍南來使人馳會尼堪共備之故尼堪留烏舍伊都守雲中率衆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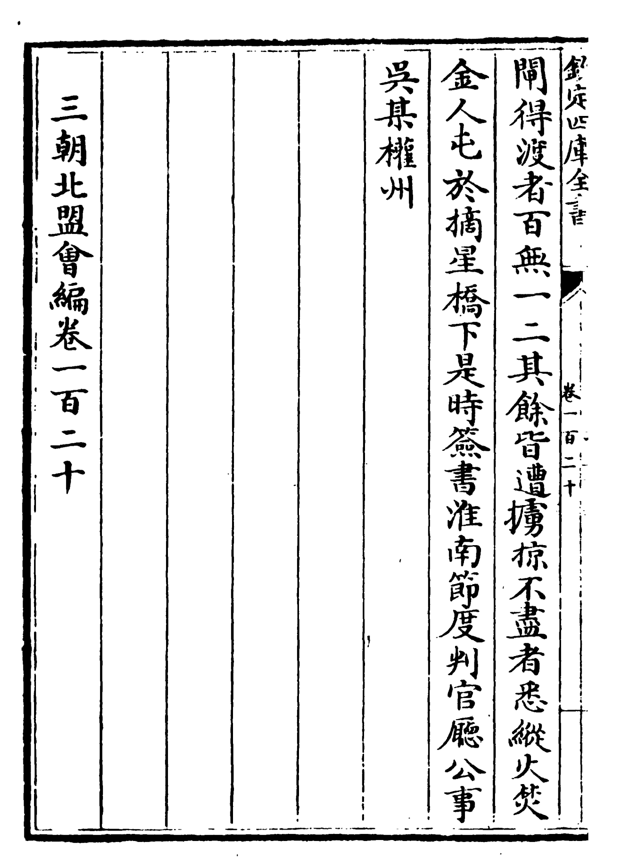
下也尼堪初下太行由懷衛將欲東會鄂勒歡而聞馬政敗於青州鄂勒歡從而入戰由是尼堪以渡黎陽以攻澶濮既陷時杜充守東京金人西來決大河阻之敵不能西乃東會鄂勒歡衆同陷北京繼攻鄆故至是由泗以犯揚　遺史曰是時邊報屢至市井皆知金人兵將至者而宰相黄潛善汪伯彦禁止街市不得扇搖邊事亦不許士庶搬挈出城二月朔夜閏瑾觧到金人生口朝廷以内帑所有通夕搬挈翌旦駕御舟泊河岸居

人驚怖不知所為上即欲南幸潜善等勸且候報得實
渡江未晚也是日遣兵出西門禦敵士氣不銳人無鬬
心在職百官皆欲奔竄是夜江都縣前火
二日辛亥閤瑾為其將姚端所殺閤瑾退兵在洪澤鎮
姚端篡殺之是日也揚州士民漸有出奔者官司不能
禁止是夜城中火起凡四處
三日壬子金人陷天長軍朝廷以邉報急方出兵往天
長把隘金人又圍天長官軍潰散是時上遣内侍鄺詢

往天長探事審知是金人即時奔迸潰亂人與軍人鬬
報皆馳而去猶未知是金人也詢既回乃知端的上大
驚決意渡江車駕發舟渡楊子江幸潤州上得鄜詢不
移刻出揚州都統王淵内侍康履等數騎從過市市人
指之曰官家去也俄有宫人自大内星散而出城中大
亂竄相潛善伯彦自都堂鞭馬而去軍民爭諸門而出
死者不可計數上行次楊子橋見一親事官發言不遜
上掣手劍親殺之行至瓜州鎮得小渡船即乘以渡江

至西津口坐於水府廟中取劍就靴上擦血百官皆不至護衛禁兵無一卒從行者鎮江府官吏聞之知軍府事錢伯言發州兵迎請幸鎮江少頃漸有百司人得舟南渡者夜上宿於府治宰相從官皆議幸杭州未决而聞禁衛涕泣且藉藉相偶語上驚命朱勝非及官軍左言傳旨問所以勝非呼之前使言厲聲傳問皆以未見家屬為辭即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船專渡衛士妻孥矣衆帖然因問車駕去住利害衆曰聽聖旨無敢譁者乃

諭以駐蹕定當録㞐從功勞優賜賞給遂皆欣諸上問有近上宗室否時士㵾為冑官或以名對遂召士㵾同寢天氣稍暄脱綿背心以賜㵾　金人入揚州揚州百姓謂上渡江萬人爭門而去見金人遊騎到乃喧呼言我揚州有主矣遂家家備香花投拜金人入城問上所在衆曰渡江矣金人乃馳瓜州望江而復回官軍吏民死者數十萬先是宗廟御器國家府庫軍庫儲積及勢貴之家裝船欲渡江至瓜州聞潮水不應而金人已至出



閘得渡者百無一二其餘皆遭擄掠不盡者悉縱火焚

金人屯於摘星橋下是時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

吳其權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三年二月三日壬子盡十一日庚申

維揚巡幸紀曰建炎戊申冬自鄆濮相繼陷破之後金人横行山東加以李成諸寇乘亂為孽不可悉數是時黄潛善濫秉大政汪伯彦謬居樞筦裁處乞術探諜不

明未甞得諸賊要領亦恬不介意致强寇奄至亡以應敵十二月十九日黄潛善遷左僕射盧益知樞密院事當是時泗州屢有警報而朝廷諸公謂小盜易殄滅或曰李成餘黨亡足畏也先是李成後軍在宿州叛去成以追奔為名遂與俱合朝廷遣劉光世出軍討賊光世既至山東與成接戰王師屢至敗績賴統制苗傅力戰得免成軍遂潰擒敗將數人而成一軍俱走光世不能得但以所擒之人歸行在光世復加檢校少傅而李成

之釁未能除也及是宿泗之報人皆指為敗亡之餘金人知朝廷此意亦多偽稱李成之黨以緩我師而執政無知果墮其計至正月十三日餘騎詐為漢軍裝見已殺退乃以所得泗州首級器具俱來是夜朝廷愈倉皇內廷所有通夕搬挈早駕舟河岸居人皇怖罔知所為上欲即時南去而潜善力勸云且俟探報得實渡江未晚也上然之少頃又傳只是閻瑾自反己即梟首訖然瑾之反也本由遇金人其師不利遂有此過而金人聞

瑾之反罔有為已抗者故乘勢而來更無迎敵之師長驅抵淮口是日行在遣兵自西南來出赴淮口禦敵以劉光世統之然事出倉卒自聞風而遁維揚居民挈妻孥而走者十室而八爭門以出相踐蹂而死者不可勝計金銀價驟長數倍在職百官皆欲奔竄尚未知得實故且覘望事勢侍從等至堂中問之潛善伯彥二人俱對以易處諸公不須慮也百官既聞此語乃相慰諭以為知事實者無如宰相今既所云如此必不可輕動百

姓聞之亦以為然及患出不慮皆喪其家屬故自貴及
賤亡不歸怨潜善至于切骨盖有所致而然也是夜
江都縣前大火初二日居民搬挈如前金銀愈貴行路
之人摩肩疊足是夜城中火起凡三四處初三日巳刻
得天長軍閧報始知敵騎已到上聞之乃被介胄走馬
出門惟五六内侍及護聖軍數人隨駕更無扈從上
天性慈仁亦不呵止百姓第與行人並輿而行覩者無
不駭嘆當是時潜善伯彦尚在中堂會食或有問者猶

以前言告之及堂吏來告云駕已興矣二人乃趨出自鞭馬而走亦無前導之人是日官員百姓出門致死至于相藉比之前二日復數倍矣至申刻及人已到楊子橋應係官私搬載什物舳艫相啣無慮萬計悉為金人所有是夜揚州火發凡三四處兵至瓜州人民未渡江者尚數十萬奔迸墜江而死者不啻大半居人無貴賤老幼悉被驅擄不從者殺之所不忍見金銀珍珠玉帛委棄江畔可掬而取小民或就江網得金銀者不以多

少但足為渡江之費或渡一人得三百星者舟子為富
馬初城中得遏報人奔出城者皆以得舟為利蓋老幼
不能行或登舟則以為所去無阻如堰閘渡者百中一
二而已及金人驟至一綱俱盡死者葬于魚鱉之腹生
者墮于金兵之手王侯之族士庶之徒盡遭俘掠摧陷
蹂躪豈可勝言至于官府有司案牘俱灰燼片紙不留
上至乘輿服御亦皆委去兩府侍從或身死兵刃或家
屬散失往往皆是大卿黃鄂至江下軍人見之呼曰黃

相公在此馬上牽下鄂方辨其非言未卒而首已斷矣
未幾史徽繼至亦為所殺李待制遽避時遇害給事中
黄哲方徒步而一騎士挽弓射之中四矢而卒黄唐傑
與弟唐俊皆溺死是時官屬性命不保者什蓋六七而
眷屬不救者又復倍之先是上每以北方不寧為念嘗
向諭黄潜善會左藏庫銀絹帛不若搬江寧府以備不
虞潜善曰如此恐揺百姓且姑待之至是兩星不存應
係上即位之後四方捧表貢獻禮物所積甚多金銀絹

帛亡虞數千萬一旦皆棄蓋由執政不得其人又如建
炎之後所在調發及行在蒐簡軍士所得精鋭亦可十
數萬倘得人以為之用自可無敵夫何倉卒之際靡有
統率盡為棄甲曳兵之人及主帥挺身渡江此曹往往
相率為盜所有得渡者亦失其父母妻子曾無親上死
長之意所思者為亂而已當是時横行恣意亡敢誰何
者惟兵為最豪悍城市貨物至強持去得不嗔恚以為
幸矣是日駕在鎮江聞賊自瓜州即時起發當夜至丹

陽晚頓次日駕興起鎮江城中居民奔避至棄其家屬當日軍人百姓乘勢為亂至斧人家門持刀入室公行刼擄什物錢帛塡委街衢無敢主之幾至大擾自是之後人民南來扶老挈幼如蜂屯蟻聚父母兄弟妻子多不及見相為哭泣遍滿邑路聞者莫不痛心疾首怨憤之氣達于上下初五日駕起丹陽至常州晚頓是日百姓離丹陽多由僻路而行取便至毘陵是夜招安人丁進縱所領兵自後路遮絶行人肆為刼掠賴太尉王淵

在常州領兵至進聞之欲引衆亡入江東淵遂傳令云

赦進之罪復令來加以慰諭令招所部兵隨淵至常州

淵數進負國之罪斬之鐵其首以狥兵衆人皆惕息初

六日駕起常州至無錫晚頃是時宰公以供應如法居

民不動上頗稱善初聖駕之起鎮江也後軍所過之地

無不殘刼人以為戒故前期搬挈入山逃竄以避其亂

凡州縣場鎮井邑之地罔有一家敢開門以居故軍人

過之愈肆殘害人家所藏輕重之物不可移動者皆為

屑藁如米鹽之類所取之餘則棄諸通衢與糞壤無異美酒滿地洋溢可涉凡所經處則焇火亘天焚焼十室而九所存者往往亦不足障風雨矣至于常州城中亦皆閑閉無有所在者州官有棄官職而遁者知府周玘每日與本部官居城南報恩寺取南門出宜興雖名為不棄城實欲為逃遁張本也初七日駕至平江府雖閭民間商賈貨物如此上至府中始免介胄儀衛稍增信宿乃起駕既赴蘇州乃留右丞朱勝非禮部侍郎張浚

彈壓城中初十日駕至吳江縣十一日至秀州十二日至崇德十三日至杭州上以府衙作行宮以顯寧寺充尚書省百司官吏到者曾無十之一如三省六房公吏本千餘人得至者其數不滿五十所以行在職務久而不備十四日下詔卹民十五日聖旨遣具舟至江頭接百姓老幼不得渡者又下詔減常膳不御殿俟百姓到足乃始如故又詔出内人一百五十人

四月癸丑車駕發鎮江府　車駕發鎮江府留劉光世以

拒江險上宿于吕城鎮大聖庵王淵使探者在鎮江及瓜州約如金人計置渡江則燒甘露寺為號淵及上于吕城探者夜聞瓜州聲喧謂是金人欲渡乃焚甘露寺淵視之曰甘露寺火也翌旦質明請上乘馬而行　誅丁進　丁進從車駕行縱其所部兵遮截行人肆為刼奪且請以本部兵回大江與金人血戰其意亂也王淵覺之斬於吕城鎮磚橋下截其首至常州令梟於市自此磚橋號為斬丁橋　金人揭榜𤼵遣西北人從便歸鄉　金

人揭榜于揚州市西北人從便歸鄉榜上係銜云東南
道都統貝勒東南副都統貝勒東南道都監三員西北
人見榜示而去者約萬人餘自東門由邵伯鎮往大興
後為薛慶是也
五日甲寅車駕幸常州上自發鎮江府棄馬行軍民亦流
移于道路至有不及引避者上皆宣諭各慰勞是時儀
衛法物皆闕唯一兵執一黄扇隨行　范瓊兵亂于壽
春府殺知軍府事鄧紹密　金人自山東將趨維揚也范

瓊自京東引軍避其鋒轉至壽春府甲兵不入城自循
城而南有壽春府將兵在城上視之者見其認旗曰御
營平寇前將軍輕薄者戲之曰御營平寇前將軍不會
殺敵人只會走城下過兵聞之諠詬不已瓊聞而問其
故知其戲也乃移文壽春府索其發語之人知軍府鄧
紹密根刷得一兵遣出之瓊命斬于麾下是日軍人丁
請者將兵怨斬其同類乃持器仗係之出城于是瓊之
諸軍皆被甲持仗殺將兵遂入城大亂縱肆殺掠紹密

死於亂兵之下蔡縣趙許之亦死州縣官往往被害城中悉為灰燼

六日乙夘靳賽入真州先是朝廷聞邉報日急乃遣靳賽往貴池屯戍金人犯揚州翠華南渡王得以本部兵焚真州而去翌日金人到真州不殺人不擄掠靳賽往來于江中真州官吏皆散走乙夘金人退去賽乃率兵復入真州頗肆騷擾又数日向子忞知真州撫恤居民民漸葢庵寮居其老少賽之兵漸猖獗民不堪之乃

聚衆興為敵民殺其腹心二人賽大怒愈肆殺掠百姓大恐子忞見賽問曰公之兵何故屯於此邪賽曰被朝廷差來屯戍耳子忞曰朝廷差公來保護城中百姓公乃殺以逞乎賽氣奮乃曰百姓殺軍中二人皆腹心頭目人但得一首者即可解子忞不得已掠得二人與之賽之衆踴躍歡呼以二人釘于木馬擁至望江橋下燒鐵甲葉令紅貼甲葉徧二人之體不勝毒既貼徧乃復揭之然後羣兵取其腸肚骨血食之皆盡

七日丙申車駕幸平江府以朱勝非為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張浚副之車駕到平江府是日朱勝非自鎮江府至以晡入見具奏處畫鎮江狀上喜即以勝非為平江府秀州控扼使上曰控扼所以備外寇固宜審處吾民渡江失所宜鎮恤使各還業勝非乞一從官共事上命禮部侍郎張浚副焉上過吳江縣令張浚以所部兵屯於吳江縣　戶部尚書呂頤浩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經制使駐於江寧府　上南渡思得大臣留江上以鎮之乃以呂頤浩同簽

書樞密院事為江淮兩浙經制使駐於江寧府
八日丁巳撫慰維揚遷徙人詔詔曰朕以单微之質蒙
址大觀頼臣庶共戴獲承祖宗之餘德念必宅中經遠
均布恵澤以慰萬邦歸往之心故雖外迫於敵兵誓不
遽離於近甸省刑卻斂撫事興民一毫不擾郡邑行再
期矣輸誠盡禮遣使相望而敵兵未寢選將練師朝夕
從事而事力不逮至聞長驅之謀議者請適東南遠險
之地以保朕躬朕寧不免于敵不忍先事苟生棄我西

北之人而遽遠别也故出兩道之師外為蔽援而嗣遣
使命之臣祈保赤子以待敵心之易慮則共圖康居日
可計矣人力雖殫天命難諶大名東平相繼陷失始官
吏民庶絶江自便朕遷延不先俟天人之我相也逮輕
騎潛行不日遽至朕與近臣始挺身東行由江浙為暫
避之計凡乘輿服御若帑藏之積一切棄捐二三大臣
至不能保其家室念雖顛沛至是而不赴于中原西北
之人朕心猶庶幾焉與其謀已忘民未及患而去則不

得已而後動不猶愈乎但聞官吏軍民雖有自便之詔多不及避生計蕩然或不得其家比來痛切朕心愧負何極自昔帝王脫身於遑遽之時而立國於顛危之後失勢於屢挫之辱而戡難於必勝之功昔尚有之夫良農不為水旱輟其耕士不為貧窮怠其道朕能勞形克已死不變圖保生民而不能使吾民之亟安能側身修行以已贖民圖格天心而不能保天心之相向賴卿士大夫曁爾萬方有衆戮力一心式孚於帝庶幾成績咸

保康又朕誠切至宜察朕心　知泰州軍州事曾班叛附於金人金人攻維揚分遣兵往泰州知泰州曾班聚官吏軍民而議曰今揚州已殘破金人以兵臨城須臾到矣班忝為守臣不當棄城而去況班是待制列在禁從與庶官不同今欲與闔城官吏軍民共以守死之如何軍民皆啼哭以告曰願待制以生靈為念屈節投拜保全一城生靈班知人心不可違遂迎金人投拜金人之主帥入城與班筵會又數日歛掠金人一夜城外縱火

照城中少頃大雨滅火金人謂泰州不可行殺戮俄頃而自退去　葛進為金人所殺葛進圍青州不下安撫使劉洪道招来張成俾衆救援進聞成至遂退去洪道遣崔邦弼追之邦弼為進所敗而歸進後與金人戰為金人所殺衆皆散去　金人侵滄州知軍州事劉錫棄城去劉錫字禹珪泰州人知滄州聞金人至即棄城走中途遇葛進知青州尚為國家守也趍青屯於麻家臺劉洪道遣人邀入城錫不從曰青州人屢被驚擾人心

遑遑不欲入城也洪道詣麻家臺見錫以酒肉犒其衆
叙話良久竟不入城青州人高其義錫乃趍行在尚有
馬軍數百人隨行
九月戊午通判滄州軍州事孔德基叛附於金人
十一日庚申車駕幸秀州　遣從義郎閤門祗候其
秉義郎閤門祗候劉仲使於金國軍前　上在秀州知
金人在維揚猶未退兵也召募官兵使於金國軍前有
官人先轉七官軍人轉七資于是承信郎某進武校尉

劉仲方自淮南散失家屬正無仰賴乃應募而行行各
先轉七官除閤門祗候是時上已乘舟召二人就御舟
賜對授以國書上曰若金人肯回軍了事而歸當不次
擢用卿二人遂與應募軍兵五人偕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建炎下帙

起建炎三年二月十三日壬戌盡十八日丁卯

十三日壬戌車駕幸杭州上至杭州以州治為行宫以顯寧寺為尚書省然百司官吏到者十未有一二

十四日癸亥汪伯彥奏劄乞賜竄殛劄子曰臣聞危而

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臣實犯此有靦面顏輒瀝愚
誠上干天聽伏念周旋羈紲幸會風雲備位宥密者行
且再期爰立冢司亦既逾月承靖康既危之後軸建炎
復績之初圖回二聖之還言念兩河之復雖政刑兩啟
於當務然事力不及於前時贊襄百為未有一得練兵
選將而臨事不為用遣使修睦而所欲未或從卿士啟
渡大江之謀先時被患廟堂念係中原之望應變隨宜
固萬邦戴后之心挫羣奸幸禍之志詔川陝之師從

橫而禦侮檄東北之兵首尾以解紛備謹邊防以慮敵至終緣彼國兼用吾民陷濮與檀破青及濟所向既北乘勢而東雖世忠控要路於淮徐而范瓊頓勁兵於宿泗對壘兩軍之相拒輕兵間道以潛來臣偶以沈疴所纏不能容志而慮致鑾輿之遑遽拏舟楫以播遷持危扶顛無善可紀雖曰登庸日淺以病丐閒如其捨劇理均狥名責實事失前定奚用臣為咎將誰歸死有餘責本欲居家待罪恭俟嚴誅重念駐蹕初臨政煩親攬暫

茲忍恥靡敢冒居伏望知臨之大君特奮乾剛之獨斷亟選良弼共理多難録臣罪愆重賜竄殛是日左僕射潛善門下侍郎兼簽書樞密院路允迪各有劄子乞黜責上曰朝廷非不措置往往大夫不知朕固知之卿等安職降詔不允勑伯彥省所劄子奏理昧幾先事出倉卒致鑾輿之遑遽拏舟楫以播遷伏望録臣罪愆重賜竄殛事具悉朕以菲躬紹承大統爰自初載圖濟多難惟卿同德之臣陪輔中興之業帷幄密勿何勤如焉羈

綫艱危備嘗之矣比緣鄰敵深入近畿狩於吳江以援
淮甸退循眇末良用憮然既不能格天人佑助之心顧
何以平華夏搶攘之亂不德之故特朕之尤豈必大臣
專執其咎務恢遠畫庶保後圖毋重引愆以求去位所
乞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下責巳詔詔曰朕以菲
躬獲承大統萬方請命未能解塗炭之憂二聖蒙塵莫
獲展晨昏之養兵巳練而力屈備雖設而用違震於朕
心罔知攸濟實由涼德未究遠圖仰無以當上帝之意而

禍亂遄臻俯無以得百姓之心而流亡失所比因强敵深入近境退保江津以援淮甸事出倉卒人用震驚衣冠顛踣於道途帑藏棄捐於兵火嗚呼皇天后土豈不鑒朕之至誠志士仁人豈不卹朕之懇惻倘以寡昧難彌凶䄟宜降罰於朕躬以謝罪於率土尚以國家歷數之未艾祖宗德澤之在人未至淪亡必將恢復益當洗心改事雪涕輸誠悉去彌文務從簡素屏斥細務專事兵戎明告庶邦暨於列位忠言可以規朕之過失長策

可以救國之傾危毋藴於衷悉以達上廟堂近服宜務
交修藩翰諸侯深思夾輔將帥致爪牙之用黎元保父
母之邦思持顛而扶危用興仆而起壞庶資多助馴致
丕平咨爾萬邦欽予致意　下避殿詔詔曰朕倉卒南
渡致大夫棄其家屬禁衛五軍老幼不時渡濟頗聞逼
擾尚未有達行在者雖累次委劉光世王淵多以絹帛
堆垛江口賞募日夜濟渡猶恐既渡之後徒步顛蹶道路
仰康允之日下撥在岸空粮船五十隻綱稍先支一月

請受選差使臣二員給劵曾押明立旗號前去常潤已去裝載南來之人早令至行在朕以此未敢獨享宫壼之安仰有司於後殿御閤朕當自處其中以俟衣冠兵衛士庶老小咸造行在方御寢殿其三省日下出黄榜曉示　下儉約詔詔曰朕以凉昧荐歴險難深惟不德天未悔禍是有倉卒南渡駐於江浙念國勢之益削慨宗廟之僅存雖政事宜有改更在朕躬尤當省懼自今以往當變禍為福下慰人意易危為安所有應緣供奉

禁省專屬朕身如儀物之飾膳羞之奉有司痛行裁省
必遵菲薄其後宮除有職事掌管人不可減放外其餘
悉行減放各聽從便仰三省行下體朕至誠之意
十六日乙丑德音朕以眇末獲承至尊德不足以惠綏黎
民武不足以戡定亂畧謂言行可以動天地而朕畀辭
屈禮未能交南北之情謂孝弟可以通神明而朕焦心
勞思莫能拯父兄之難比軍書之告警駭敵國之長驅
尚未定約於一言敢憚避師於三舍而事出倉卒民用

震驚官寮顛仆而失容老稚奔逃而係路實由菲德昧於遠圖方當走集之衝坐成控扼之勢俟載書之不食即反旆以言旋惟道途次舍多供億之煩而師徒扈從有征行之苦民靡寧於農業士或後於軍期宜沛湛恩蕩宥多辟於戲周三十而卜世東都實會於諸侯漢二百而中天南陽乃興於王業惟上帝之所命豈朕躬之敢圖尚賴臣民各宣忠力庶資羣策協濟多艱咨爾多方欽予至意　黄潛善汪伯彦再乞罷黜臣等近已具

劄子乞賜竄殛伏蒙聖慈時降詔書不允臣惶懼震越
若無所容陛下體堯舜之愛人法禹湯之罪己德至厚
矣在臣等愈不遑安便當繼上封章不敢就職伏念臣
等從陛下於軍旅之中後叨近輔中原未奠外患不寧
陛下未至於安平之地則臣等未可自便前此雖勢危
力憊而不肯遽捨陛下而求去者臣等義分非他人比
也今謀國於艱難之時不能弭患而脫身於顛沛之際
反獲便私則前日不勝任之罪猶云愛君而今日為自

謀之情無乃私己非惟公義不貸臣等固不忍道也臣等不敢止用常札再有奏陳所有臣等誤國之罪終不可逭陛下公天下之法終不可廢令日之禍患稍寧即當再申前請必與明正典刑以厭公議

十八日丁丣御史中丞張澂論黄潛善汪伯彦乞重賜竄黜奏曰臣聞忠臣不避誅竄故能為國督姦盡言不諱以申天下之誼明主不吝廢置故能惟辟作威自奮剛斷以聳天下之望臣謹按左僕射黄潛善右僕射汪

伯彥本無物望亦乏才術以嘗從陛下於艱難中因緣
寵任躐持政柄而相業無聞國步日窘陛下蒙塵於外
宗社危逼天下之人聞之者憤惌切齒見之者戟手唾
罵且謂陛下甫次餘杭必亟正典刑以謝海內而數月
以來信任如故中外怖駭未知死所臣備位言責既不
能早正白簡今豈敢尚仍緘默以重誤陛下謹條列潛
善伯彥大罪二十皆顯有實跡不可誣者正月三十日
聞瑾申有敵騎三十人至泗洲行在之人無不願出兵

抗禦及願乘輿渡江潛善等初無措置但固留陛下不早南渡至初三日探報敵騎在近始倉皇移蹕匹馬扁舟艱危甚矣致萬乘蒙塵其罪一也車駕倉惶渡江士大夫并其家屬禁衛五軍百司人吏老幼等随從不及或遇賊或溺江或被擄慟哭之聲震於原野嗟怨之聲殆不堪聞又前此六宫渡江已久忽於正月二十一日降指揮見任寄居官不得搬家立法過嚴議者咸云天子六宫過江静處我輩骨肉豈不是人致行在士大夫

畏其指揮之嚴不敢搬家一旦多被敵人俘掠使歸怨人主其罪二也車駕駐蹕維揚淮甸之人奔走奉事亦既二年一旦遽然渡江是委一郡生靈於敵而不恤也若士夫若兵衛若民庶無不憤恨離心聞自真楚通泰於江南州縣皆碎於潰兵其禍亂之滋豈止一揚州而已哉重失人心其罪三也祖宗神主神御自合先六宮南渡潛善等無寅奉宗廟之意並不措畫一旦車駕起僅一兩卒舁致傾摇暴露行道之人酸鼻下淚人謀不

臧禍及在天豈不痛哉宗廟顛沛其罪四也建炎初年自河南西京鄭州拱州遭金人殘破餘皆無恙自潜善等柄任已来西則五路京師東則澶衛京東今日殘一州明日陷一郡直至淮上所存者十無一二其罪五也士大夫既不預知南渡之期又不敢先次亟行一旦流離東西斃於道路如司農寺官黄鍔史㣲范浩等並遭亂兵屠殺而從臣常有未到者職事者往往不来殆可憂疑衣冠遇害其罪六也揚州行在月給軍兵費無慮

百萬本以待戰守之用一旦敵以輕騎涉境並不措置
迎戰又江津渡濟不時一旦潰兵千百為羣流毒東南
其害未止軍兵潰散其罪七也揚州左藏庫金銀絹帛
數目甚多聞前此打角要於搬發潛善等力沮渡江之
議不令裝搬三月一日敵騎已廹尚指揮且搬三分之
一致出門入閘候潮種種留滯不時過江盡為敵有閘
內紛有金亦搬運不及皆民之脂血何緣復得府庫耗
散其罪八也敵騎既破濮州痛行殺戮幾同洗城於是

聞得北京東平望風不守奪門而去雖僅脫敵禍而老小奔渡殍於道塗者不可勝計如近日自揚州而至江上壯者敵騎驅之以行老弱者殺之而去今市井行哭之人非其子弟則其親屬生靈塗炭其罪九也謝克家李擢俱曾受偽命謝克家李擢或除職得郡或復官領宫祠如李會則反分司居住更不問着公議尤所切齒蓋克家擢所惡與潛善等所惡士大夫献言者同已則不次升擢異已則輒遭含怒至有問及禦敵事者云朝

廷自有措置峻拒而力却之以至今日狼狽如此而潛善等尤護短飾非莫肯虛心以来衆善尤嫉人之有拔不納衆善其罪十也潛善王黼之客伯彥曾受梁子美提挈故今日梁姓而得差遣者滿天下皆據重任割膏腴之地如楊梁祖為發運使尤為猥惡其黨更相扶助欲傾正人而李處遜尤為親戚用事士大夫無不側目畏之植黨分朋牢不可破其罪十一也言官奏疏以國危乞大詢衆庶凡再上再降出方肯施行於是職事官

以上言時病者甚多潛善等以謀不自已出又身為宰相致大詢及衆内懐不平遂奏乞降付御史臺抄節申尚書省人莫不恠之其罪十二也又如曾闕論潛善無名進職事係國體潛善兄弟大怒而中書舍人黄唐付行誥詞極口稱羙潛善等遽擢唐付兄唐俊為鴻臚少卿以示同己獲利之意用朝廷名爵以脇士大夫人咸笑其淺妄專行私意不勝其公其罪十三也行在百司每視事京師京師有百司月費兩處不減以巡幸而置

御營使司則樞密院為虗設以廵幸而置廵舉財用則戶部為備員皆官屬人吏兵卒耗費無絲毫之補設官重復耗蠧國用其罪十四也故右丞許景衡陳渡江之議潛善等極力排斥景衡恨憤而六宮過江人皆曰雖斥景衡猶用其說也六宮過江已久行在見謀繼徃乃忽下指揮見任官不得搬家人皆怪怨又如敵騎騷回北乃多遣使求和並不曾以一事諉使人藉口使人莫知所為政事乖謬人輙譏笑其罪十五也蔡京王黼

為相日曾差衛從人兵至今論者未已潛善等一身兼
御營使為廣占親兵置戰士於游惰之地各不下數百
而潛善獨占千餘人皆以為緩急之助不知名分嫌疑
之辨多占兵衛不避嫌疑其罪十六也自古敵人相拒
全藉斥堠潛善等計不知此東京斥堠委之郡守自京
師至南京至泗州道路遥遠皆未嘗多以金帛專遣有
心力行止人探刺真確止是道聽途說便指為實致車
駕蒙塵狼狽如此其罪十七也金人犯東平既破其勢

已作東來之計潛善等得閤瑾便宜請渡江之期乃飾
非遂過尚於初二日懇留車駕少待初三日陛下出門
當時若少遲留定遭衝突議者謂潛善等以渡江為下
策曾未有中策可以勝之敵騎已逼尚敢挽留車駕其
罪十八也同知樞密院盧益與王𪕣素有狎邪之舊𪕣
用為尚書東平之政乖謬冠於一時去年自散官安置
中輙乞求來揚州罪其私事其意實為進用潛善果驟
引為八座未久俄聞伯彥引為樞副已而伯彥之客以

朝献讀祝文失於恭恪言者方欲論列潛善等既為伯彦薦於朝擢起居郎矣遂除集英殿修撰自來二使有罪補外未有除集撰者伯彦之黨潛善引之潛善之容伯彦薦之二人朋比專務欺君其罪十九也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水旱蝗螟則策免盜賊竊發干犯則免潛善等使車駕蒙塵如此尚敢出入傳呼宰相張蓋乘馬略不知廉耻之節致搢紳指目譏誚幾不容口是能為陛下立政造事保安國事乎國家殆辱恬不知耻其罪二

十也臣獨以空疎蒙被親擢職在風憲實負天下之責今日陛下蒙塵臣首當赴死顧臣前此數為陛下謀渡江之事宸衷輒加采納但為潛善等沮遏然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固不係於言用不用潛善等之罪臣誼當彈劾伏望陛下以一己安危為不足深念而以二百年基業為可憂以一時顛躓為不足深慮而以失億兆之心為可懼若不痛革前獘力新遠圖別為經理之謀臣未見其有濟也然痛革前獘力新遠圖非盡逐潛善伯彥

輩天下決未肯信服陛下之令其黄潛善汪伯彦伏望重賜竄黜以囬上天之怒以收億兆之心然後改命易方稍圖興復盡斥浮濫一歸簡嚴寛邺黎元輕徭薄賦作新軍旅選將待時庻幾數年之間漸振安平之業倘陛下尚存體貌未忍棄捐則七廟神靈恐無係托之地忠義之士莫知繫屬之歸陛下孤立一身何所税駕臣之言激切肝膂震潰唯望剛斷早賜處分　汪伯彦乞罷責劄子曰臣近具劄子措置臣雖登揆路日淺偶在

病假幾月而備員帷幄初閱二年輔贊無狀乞正典刑未蒙俞允臣恐懼震越愈不遑安然以謀國於艱難之時不能防弭而脫身於顛沛之際反獲便私不敢不體
聖意巳具負國之罪終不可逭陛下公天下之法終不可廢候今日之禍患稍寧乞重竄殛訖今月十八日尚書省據御史中丞張𢿱狀巳進内劄子論臣與黃潛善等致主上蒙塵宗社危逼乞重賜黜責實當公議伏乞檢會臣初奏事理速賜施行以公天下臣更不供職以

侯咸断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三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三年二月十九日戊辰盡三月二日庚辰

十九日戊辰以駐蹕杭州大赦天下 汪伯彦再乞竄黜臣緣御史中丞張澂狀申尚書省稱上章彈奏臣致主上蒙塵宗社危逼乞賜竄黜臣昨日與黄潛善各具

劄子奏不敢供職乞寘典憲蒙聖慈不允差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批旨臣遵稟聖慈感劇顔厚退惟罪戾實不可逃伏念臣知昧知幾才踈應變初以中原繫望之重本出愛君終然萬乘倉猝而行乃成誤國故嘗自劾懇正邦刑乃蒙明綍之放未即俞音之賜載惟未濟如在中流思覊紲之奉而安忍去陛下於艱難之時念宵旰之勞而不敢以私已為便安之計固欲奉詔以體國不容忍恥而在公豈惟彌於人言抑亦已深於鬼責退省

無狀曷尚妨賢異選賢才以圖底定之功叅竊愚臣以
為失職之戒庶幾允協物論畏服公朝臣更不敢供職
恭俟威命
二十日巳巳金人焚揚州金人駐軍於揚州城下丙寅
遣擐甲執旗者一人入城呼曰仰百姓限三日出西城
過三日不出皆殺并數揚州人之罪謂不合不留上也
是日無出城者丁卯金人遣擐甲者四五十人大呼如
昨日人皆疑之亦未有出城者戊辰又入城呼且曰今

日限足如不出城者盡殺是日西北人往往自西門出出則入一木栅皆留在栅中至晚西北人出城約入數千人唯揚州土人皆不出是夜縱火徹旦出城人盡死已已金人入城見教塲中存留得三二千人皆滿體烟焰亦趕入木栅中又一日凌晨開木栅三路放人出而金人亦退軍　張澂除尚書右丞　黄潛善汪伯彥罷潛善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伯彥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　汪伯彥制曰惟辟作威廢置得馭臣之柄事君

盡禮進退為萬世之規屬予艱難嗣服之初敢替黜陟
大公之典肆頒誥綍用亶廷紳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御營副使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
户食實封一千一百户汪伯彥被遇兩朝屢更鎮使方
國步阽危之日正敵兵侵擾之初悼二聖之北轅豈天
地鬼神之意唱大軍而左袒見謳歌獄訟之歸肆酬翊戴之
勳進總樞機之密延登宰路參秉鈞衡方深訪落之謀允
賴扶顛之助明謀弗效變故非常宗廟神靈暴露野次

衣冠名族顛踣道途帑藏一空盜賊四起封章交至惟汝之攻公議靡容非朕敢貸深念潛藩之舊猶懷佐命之勲俾觧正機尚圖來效進直殿廬之秘出分屏藩之雄一丸疏榮十連增重既降體貌用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聽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通輔相之籍於殿中兹予始終之恩故無内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爾庸

二十二日辛未金人攻髙郵軍知軍趙士峻棄城走判

官齊志行叛附于金人金人自揚州田軍至高郵知軍趙士峻棄城遁走判官齊志行率軍縣官出城投拜金人刼掠而去初士峻知高郵軍任滿朝廷以蘊遲爲代士峻不奉命朝廷怒特降兩官士峻乃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勤勞又發運使李祐劉子保奏遂令士峻再任是軍棄城走

宋世雄以潰兵入泰州知州曾班棄城走初金人至泰州知州曾班投拜金人退去揚州潰兵有宋進者初爲韓世忠養馬至是更名世雄聚兵二百餘

人攻泰州世雄與其黨十一人入城班不肯招接乃命監酒宋世安待之世安官門子弟喜宴狎至是酒酣擊盞而謳而世雄等謂擊盞爲號恐别有不測乃覆杯盤打擡椅取其脚人執二枝奪門而去會其衆二百餘人奔馳入門直據州治班與郡官皆奔亂兵乃肆擄掠得金銀者量出以犒軍擲於州治凡兩堆與堦基齊世雄推錢粮官裴淵爲首謂之收復泰州兩日淵令不得刼奪財物擄掠婦女由是稍止後班自劾待罪其兄楙與

弟開乞納在身官贖班之罪班遂遷謫　曲端鄜延經
略使曲端自襄樂還涇原王庶駐於鄜延是時延安新
殘破未可居會朝廷遣使賜庶節制使印令置司長安
除曲端鄜延經略使庶詣置司處端不欲離涇原即差
郭浩權鄜延經略使
二十四日癸酉靳賽犯通州　李在率衆據高郵軍李
在初從韓世忠軍隸嚴永吉為提轄自京東潰散在寶
應間重約散卒得百餘人金人退高郵而去在乃詐稱

五臺山信王下忠義軍牽衆至髙郵有監比較務秉義郎唐思問先往迎之在既入城遂以時正臣為知軍以思問為同知軍盡刷投拜官齊志行以下皆殺之乃遣人邀截金人後軍得金寶船數隻故其軍極富時狀元李釡及董耘在髙郵寄居在皆以為參議又聚集潰散兵卒有衆數千遂據髙郵　詔贈陳東歐陽澈官録其有服親𫟈功郎一人所居州縣存恤其家

二十七日丙子詔濮州監酒馬伸赴行在初馬伸為殿

中侍御史言黄潛善汪伯彦誤國貶濮州監酒至是上
思其忠直乃詔之而伸已死於道矣
二十八日丁丑詔求直言上既黜黄潛善汪伯彦召馬
伸思得直言之士乃降詔求直言其畧曰自今政事闕
違民俗利病或有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
士民直言陳奏言之或失朕不汝尤於是馬政在罪責
中方倉皇自泰州渡江赴行在乃應詔上書　王𤫊自
西川至行在除御營前軍統制王𤫊建炎初為河東路

經制使俄除知鳳翔府金人至陝西變以輕兵入川至赴行在除御營前軍統制變表請幸蜀　宮議犯窓州安丘縣宮議率衆離即墨入密州境欲圖密州故先圖安丘縣棄外捕以守之

詔幸江寧府詔曰國家歷運中微干戈未徹因時巡省蓋順權宜以江寧府王氣盤縈地形繡錯據大江之險兹為用武之邦當六路之衝實有豐財之便將移前蹕暫駐大邦外以控制於多方内以經營於中國尚慮有司過於奉承百姓驚呼疲於道

路儻齊民之或擾豈非德之敢安將來廵幸沿路州郡及兩浙江東監司江寧府不得分毫搔擾以安人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輔逵聚衆於漣水軍輔逵慶源府將兵也慶源府陷逵與韓京將兵百餘奪門得出渡黄河纔有數人逵投韓世忠軍為揩揮世忠退軍於沭陽衆皆潰散張遇死於漣水軍之張渠村其衆多出没於漣水境内逵聚卒得數百人擾於淮河之南北時至於楚州城下漸有數千當時淮南號為悍賊　張用據西

京張用寇在陳州與王善分軍將趨蔡州至確山縣而止令諸軍不得犯蔡州城下違者斬於是用駐於京西連亘數州上自京西下徹光壽㨿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以其衆多故號為張莽蕩虜掠粮食所至一空

三月一日己卯朔王淵簽書樞密院

二日庚辰朱勝非尚書右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至杭州召朱勝非赴行在勝非上章力辭且請渡江之罪俄中使三輩持劄親至平江趣行勝非悉以軍事付張

浚使主之乃來朝以三月一日入見初勝非為侍中嘗論睢陽特以開基本地故列聖建別都而要非用武之國脫有緩急大駕一動則河之南淮之北皆盜區矣今敵騎充斥兩河雲擾雍洛不可卒至惟襄陽西接蜀漢南引江淮可以號令四方乞鑾輿幸之控制南北以圖中原上欣然納用而大臣或沮之其言不果行及為學士復論揚州非駐蹕地既為中書侍郎力論之上深信焉令户部約當歲計郊祀之費餘財皆運之金陵祀事

後當移蹕時宰相黄潛善力沮之後果倉卒為揚州之役翠華南渡至是上見勝非首及此曰悔不用卿之言次日拜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中書侍郎御營使　馬政應詔上書書曰臣伏讀二月二十七日詔書曰自今政事闕違民俗利病或有闕於國體或有益於邉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言之或失朕不汝尤臣以是知陛下責躬憂國真堯舜湯武之用心也是以四方之士願竭衷誠採急務為陛下献

臣一介武臣不達政事臣之所業蓋本於兵臣嘗觀古
人論兵謂譬如對奕兩敵約馬一著失誤終莫能救是
以古今勝敗率由一失一誤而况多失而多誤者乎臣
觀金人强壯連年深入刼遷二聖幾危宗社斯非金兵
精强故無敵於天下也特我國家急難之際用非其人
凡於所為失誤者多臣試摭而言之其誤有四其失有
六其始人用非才不能乗機拓境全示懦弱取侮外鄰
其誤一也敵既退師略不修備而禁止敢言金人再來

其誤二也陛下應天順人乘時御極不能導陛下西據
蜀險就六路形勝以爭天下反使翠華淹彘淮甸重為
賊困其誤三也不能乘人心憤賊之時激使忠義力治
兵戰以謀恢復甘蹈覆轍泥於請和使勢力日益窮蹙
其誤四也四誤之外復有六失初欲復燕既自招金人
之侮彼既長驅深入是時張孝純帥太原童貫當移司
真定兩鎮助勢以遏燕山鴈門深入之師貫乃感慕下
瓤生偷安之計擁衆奔還遂使金人長驅渡河其失一

也金人既至京闕時已初春彼若修攻具填壕塹無慮一月彼能堅圍不過兩旬在我則宜嚴備守禦專任將帥善守鴈門遣使人啗以厚利晝以白溝彼勢不可留必欣然聽命是時河北諸軍方歛兵自守陝西等路勤王之師相繼而至萬一敵不從議則密檄河北諸鎮潛喻勤王之師待其意懈前邀後擊可立大功奈何淺識之意割鎮以求和遣貴近以為質自是之後敵益悉我底蘊安其姦謀其失二也割三鎮既為失矣且宜堅守

信誓示以無能以懈其心亟增備禦以圖後舉倘三鎮不
屈即當遣使通議聲言以歲幣贖之因成歛兵之計奈
何輕易之論遽隳信誓驟欲攖戰其實無能使敵騎復
來了不能支為我大慼其失三也金人既立張楚自界
大河而守我當以黄河目為新邊亟修堡寨倚河為固
修葺戰具帥守令佐悉任武臣使守土治民合為一事
進攻退守得以自專人無掣肘之患則其才得以自盡
多方措置敵騎豈能輕渡奈何不達事機泥於循常一切

不為防閑儒冠侈袂髙談闊視略不介懷於是上疑下
懼衆力不齊敵騎復來如拉枯朽其失四也皇弟信王
脫於囚擄集兵山谷結約河外忠義所得壯勇不啻數
十萬顒俟王師渡河相為策應時方金人又欲盡殺南
民人人畏懼日思南歸又燕地漢兒苦其淩虐心生離
貳或逃叛上山或南渡投降自河以北傳布蠟檄皆約
内應故王彥王仔翟進馬温靳賽劉展樊清王江鄭立
耿進耿洪等義兵楊進馬臯張用王善等羣黨俱奮渡

河討敵之志是時若王師得齊則諸路山寨接勢興舉見簽軍漢兒變於内契丹夏國圖於後兩河州縣一日可復金人勢自瓦觧奈何羣言譛沮禁止渡河使金人反乘機便驅新剃簽軍南渡深侵脅降郡縣土地人民器甲財粮凡我有者悉成彼用専利為害其失五也賊既連陷大明東平二帥府勢必遣騎潛襲行在我當分遣鋭師列屯淮口於西營於近郊預為捍禦不唯乘敵遠來可以掩撃兼彼探知有備則莫敢易進奈何輕議寡

謀者料彼不來略不為備遂使金人大肆憑陵幾近清
蹕陷生靈於倉卒之際潰軍旅於窮亂之間其失六也
此六者大槩當防而不防當擊而不擊勇怯逆施進退
倒置皆大失機會者也臣之所陳四誤六失雖云已往
不可追悔蓋不可不為後日之龜鑑臣於二月初三日
據聞御舟已渡大江人馬總至江口擁併時臣已罷兵
職初八日自泰州渡江則車鑾輿已過平江臣竊料金
人遠來馬疲人乏即知陛下已渡難以追及方且自爭

子女玉帛飽其負載兼淮西仍多民兵彼顧前無利計後有害是以暫止不進又有江北不及渡者西兵於諸軍潰卒往奪路人與范瓊聊睨鎮江金陵守舟船繼而天雨連降平地水發道途泥淤馬步俱不能進以是敵心頗沮不思渡江以追大駕遂使江南民士得以安靜此皆上天眷祐有宋許陛下得以圖回陛下大悟前失赫然震怒憤敵讐之暴恣躬嘗膽之焦勞斥逐輔宰痛下詔音革心易慮欲與天下英傑亟圖中興之事此臣

所以踴躍鼓舞知陛下戡除仇敵肅清寰海將有日矣然臣更願陛下守之不易行之不倦來四方才能激天下之忠義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敵未來早為之計處車駕於險固可保之所萃軍馬於壯勇可用之人即經營耕戰數年之間殄掃讐仇再隆王室復已陷之境土邀撋遷之父兄中興之功決見成就臣今輙以機速利害畫為三策仰副陛下所求臣願建都蜀中據上流以撫淮甸破金人之計畫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

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為屏翰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制戰艦精習水軍厚激戰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貪顧江湖陂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為可恃幸金人之不來猶豫遷延條至秋冬使金人再舉驅擄舟檝淮江千里數道併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天

數為下地形為中人事為上也明矣自古興王建業未有不得天時據地形藉人力而能成立者也秦開關延六國之師逡巡而去不敢進攻終為所併此豈特天時然哉地形之利有以致之也漢高祖處蜀漢用三傑卒能定三秦滅强楚是豈地勢然哉得人力以為之助也今陛下車駕播越在此若不欲復讐爭天下則建都武昌力辦戰守僅保一隅可矣若必欲見中興恢復之功則非處巴蜀恃三峽之天險用六路之壯士則不可也

說者謂兩浙陂湖水澤之地所宜者舟楫金人以鞍馬馳射為事江南地利非其所長况彼盡獵江淮饜飫財寶豈復甘心南渡自取其敗臣應之曰金人猝然乘機而興吞滅諸國意在力危宋祚期無後患而後已財寶土地非其所貪若謂江湖之險北馬必不能侵則往昔開拓之兵何以能抵江則又何憚而不能向蜀哉臣應之曰鑾輿所在不以遐邇賊固力圖然而江浙所恃者陂湖豈足以比蜀道之天險且駐蹕江浙惟茍且暫安

歲月吳越之風懦而驕日復一日士習相沿安得復振儻據蜀道所鄰者秦謂之百二之地士勇馬健人樂戰鬬加以撫練士氣百倍豈與江浙之俗同日語哉况處川隴據上流則江左自可保守安危強弱利害不啻萬萬也說者又謂吳以周瑜水軍三萬潰曹公數十萬中原之兵謝玄以步卒八千破符堅西來百萬之衆烏在其為江南不可守也臣復應之曰彼一時也其名則同而事則異殆不可以為常且孫權以三世練簡之衆輔

以劉備以諸葛亮合慿之謀曹操内有馬超韓遂關中之憂㨗于遠馳遽捨鞍馬以幸其勝此周瑜所以能成僞降之功晉帝任謝安之賢修徳備武固非一日苻堅不用王猛之言不知天時人事竭國而來略無善術前輕後懈謝元得以成淝水之捷古人常言之非謝元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若必欲以呉晉之事方之於今日真守株而待蹵兎也況今河北河東為彼奄有京西陜華為彼蹂殘京畿漢上為彼擾攘山東淮甸為彼破蕩彼

方徘徊江隅求操舟之人講舟楫之利彼勢我力比之去歲十倍不同若止欲處大駕於金陵一旦用潰兵疲卒與市井南民禦大敵于長江之上嬰兒搏虎不足以喻其危矣臣誠恐金人今雖暫去乘秋復來分兵斷絕荊襄之路則秦隴之間朝廷命令不通當此之時何所舉措臣所以願陛下速謀幸蜀據其形勝用其壯勇則恢復可圖或者患蜀道之艱難懼百司之勞動六宮諸衛所過州縣驛騷百僚將士亦必有不願遠適者臣

以謂盤庚遷亳民胥浮言作誥安衆終享永逸况陛下鑒前日之失慨然欲據地利而圖克復皇天助順百靈効職人誰不願從哉况將士之中西人居半使之入蜀孰不欣然至于宫衛小勞驛饋小用不有暫費安得永寧昔者滕公負魯元南奔光武食麥飯而美急難之時非其悍也或者謂臣隰河人所以勸陛下入蜀便臣鄉里臣實無此臣之母妻兒女悉陷河北今之鄉里更無一人何所顧戀臣所以切切啓陳惓惓不倦者誠與聖

心之一悟斷以不疑明告中外即日丙幸則中原之
地可復中興之功上與周宣光武等永為萬世之美
談倘空泥膚言甘一隅之安忘萬世之利日往月來自
就困蹙臣竊為陛下危之仰願陛下藉祖宗累世積德
之基秉億兆憤敵報君之志奮發果斷而蚤圖之天下
幸甚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三年三月二日庚辰盡其日

賜朱勝非辭免批答朕纉萬世之丕基屬四郊之多難眷求輔佐期共濟於艱虞涉歷歲時久未聞於績効既虛厥位益難其人允惟舊德之良宜膺大政之託授之

國柄出自予衷再從廊廟之游大慰寰區之望而乃露章薦至避寵牢辭彌徇謙撝殊咈延佇矧卿元功在國隱德及民雅量足以凝遠圖沈機足以斷大事萬方引領奠臻休息之期二相同心克副焦勞之志毋留邦渙用穆師瞻　周紫芝上書曰臣一介微賤身在田野未嘗素官於朝不習祖廟典故不知朝廷治亂安危輒敢遊談以干斧鉞之誅誠不自揣其愚徒以平日父兄之所訓誨朋友之所傳習有得於方册間者皆可以為今日

鑒至於學士大夫之所談說閭巷匹夫之所議論與夫黃童白叟相與垂涕感泣而言亦可以察民情之利病究當世之得失臣於二者豈不聞其一二夫既有所聞於古又有所聞於今身為陛下涵養之民心非木石粗知臣子忠義之方其忍不為陛下言之臣聞漢遣蘇武持節匈奴遭緱王之變為单于所繫其後昭帝即位請於匈奴而得之甘露中單于入朝帝思股肱之美乃圖形凌烟以著中興輔佐之功哀平之際天下亂蔡琰為

胡騎所獲入於南匈奴魏武帝素與琰父邕善痛其無
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卒為烈女以光漢室蘓武一
使者蔡琰一女子於當時安危治亂無所繫而昭帝之
與魏武於二子非有父母兄弟之親痛不切於肌膚猶
不忍中華士族流落異域以為天下後世恨且區區捄
卹之不暇況有天下之大父母宗族俱陷異域可以恝
然不為之慮乎今太上皇帝於陛下為父淵聖皇帝於
陛下為兄其尊與漢之視蘓武為孰重而皇太后於陛

下為毋其愛與魏武之視蔡琰為孰親況金人盛强憑
侮中國無所不至日者敵騎再入遂陷京師二宫之尊
宗族之親相屬於道者三千餘人皆冒炎荒涉沙漠屈
身蒙恥未有反國之期則其羞辱痛恨之心與漢魏之
視蘇武蔡琰為孰甚三者利害較然明白固不待臣言
矣在陛下豈不懷問寢之思與中原之念欲迎復兩宫
以雪宗廟之恥而快四方之恨乎陛下果有意如此臣
不知其以何道而可以致然臣以今日之勢為陛下籌

之雖驅天下之兵以脇之不足以當其强竭天下之財以饋之不足以厭其欲盡天下甘言以悦之不足以囘其意使子房為謀臣侯公為辯士猶未足以決勝負而定安危也况臣之愚乎臣不敢誣陛下以高論撼陛下以危言竊為陛下深思之不過一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而已自治之策無他在力救前日之弊耳陛下亦嘗思所以致今日之禍者乎用人不專黜陟不明剛斷不足此三者所以招禍亂之本也仰惟太上皇帝恭已南面

垂三十年思厭萬機以禪聖子睿謀神筭斷自淵衷當
時百僚誰敢言者大臣李綱自九卿中首建此議危言
讜論天下聳聞淵聖皇帝博採羣言擢置左右曽不旋
踵復以言罷大學之士與父老百姓俯伏闕下叩頭流
血以請復用者不可以巨萬計僉人聞綱復用一夕為
之退舍數日為之歸師則綱之用不用豈不繫一時之
重哉奈何未幾慼於羣言委以兵柄遂致覆師以貽寡
逐朝廷知其為賢既委以輔相豈當復責以小衂便加

大謯自古人君倚信大臣自當斷以獨見不可揺於異
議前日朝廷之於綱其用也以百姓譽之其去也以羣
臣沮之是大臣之進退不由人主之公心實出衆人之
私意使綱雖欲奮忠慮為國家排難解紛其可得乎臣
於綱非門生故吏平生未甞識其面目聞其謦咳而今
言及此徒以天下之所繫望萬口一音有不可掩者此
臣所以區區為陛下言之也昔郭子儀輔肅宗再造王
室中間雖惑於魚朝恩之譖以奪其兵柄而議者謂子

儀有社稷功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即悟眷禮益隆故能卒収成功以興唐祚憲宗討蔡師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帝獨斷以不疑故能卒用裴度以平僭亂唐之咸令幾於復振仰惟淵聖皇帝爰自即位以來僅踰朞歲易執政大臣無慮數人倉皇時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徐處仁唐恪之徒相繼進用不過數月輒復罷去其餘近侍之臣更出迭入不可勝數初無損益徒有變更用人不專類皆如此有一李綱乃不能用以臣觀之所謂近

捨馮唐而遠思頗牧也臣願陛下之於綱盡以國計傾心付之勿惑於詆訾不根之言毋責以勝負不常之勢則經綸天下之計綱當自有遠畫朝廷日治國勢日强則金人自然畏服二聖當有還宫之期四方漸獲消兵之福其所倚頼顧不重哉臣所以望陛下專於用人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朝廷玩於燕安不思慮患之日久矣自蔡京王黼相繼用事交結朋比倚為腹心遂使閹宦擅政憸壬竊權人主孑然以至孤立言之及此可為

寒心前年敵旣薄城元老大臣下逮百官有司爭挈妻孥順流東下為自安計方其平時皆坐竊榮寵及緩急之際藐如路人此豈人臣之節乎有如此曹皆在可誅之域而朝廷不加深治後雖欲責以効死而弗去烏可得耶六賊之惡暴著遠方義當戮於兩觀梟其頭顱狀其惡而聲之以播告萬方使外敵知中國有威斷之君四海畏聖主擅生殺之柄然後國威自立敵氣日銷而當時猶且遷延歲月處以善地元惡有如蔡京猶得保

其要領而死賴臺諫之臣與大學士懇惻屢言然後僅得畧正典刑亦未足以快天下翹足之望也其同惡之臣有出於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援引而進者非獨不能盡逐而去之猶且倚以為用或付以兵柄或委以重鎮其他固未易悉數如宇文粹中之守建康臣生東南親見其事方王室遭圍門之患實臣子自奮之秋而勤王之師沮抑不遣傲晲慘毒無所不至黥徒數百以誅元帥為名至於害及平民流血滿野抱縶囹圄如覊囚

徒粹中身為人臣屈首下賊處之恬然不能抗罵以死偷活須臾下汙士類上辱朝廷皆蔡京用事之臣不即罷去遺患遂及於此乃知賞罰黜陟人主之大柄不可不明亦不可不敏武王討紂而釋箕子之囚知舉善之不可不先也孔子相魯七日而誅少正卯知去惡不可不急也昔者齊桓公問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乃知舉善黜惡

最人主之先務可不慎哉況蔡京用事以紹述責臣下非是則謂之沮毀以經説繩學者非是則謂之邪説士不讀史書者幾三十年不知前代興亡不知古人忠義唯以偷安茍且持禄養高為事凡今日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皆前日姦佞闒茸假寵盜名可誅而不誅當去而不去者如此人尚在要路則幾何而不至於喪師割地誤國欺君者哉是以敵國之兵得以自肆入關而來渡河而去兩年之間盤旋往返如在無人之境寶玉貨

貝嬪御子女盜攘驅逐如探物而取諸懷諸將堅辟而不進守臣開門以納兵築壘京師數月之間殘虐萬狀卒至二宮北狩王城之人號呼震地臣思其由皆生於黜陟不明蓋黜陟不明則正人不復盡用姧人不得盡去使前日盡行竄殛不留為今日之用則臣知其不復有今日之禍也昔安祿山之反真卿守平原杲卿守常山皆能攖孤城以抗劇賊李憕正色就死而兩河聞風再固危壁張巡許遠城守不下而能蔽遮江淮天下賴

以不亡盧奕為御史中丞被服坐臺罵賊不屈郭子儀李光弼皆轉戰逐北絶不反顧遂能復振唐室不知今日忠臣義士能如當時之衆乎何前日忠義之多而今日無之葢正人不用而姦人猶在也始朝廷起四總管兵首及城下者唯張叔夜臣是以知人才之盛頗有愧於唐也比者金人長驅直擣王室兩河淮甸以至京師堅辟捍禦者不知有幾轉戰逐北者不知有幾罵敵死難者不知有幾延敵内應者不知有幾逗遛不進者不

知有幾用命者賞之不用命者戮之則賞罰明而國威立庶幾可以示激勸之方陛下即位以來不聞有顯然賞於朝戮於市者則是國威有未立也向以不能盡去朋黨遂至其禍如此今復不戒後車設有卒故臣不知陛下何以使人威信不素立賞罰不素明雖有激勸之方臣知其不可復用也臣願陛下大明黜陟以正忠邪屏逐畏懦軟弱之徒旌擢骨鯁犯難之士凡前日假紹述談經說純正以自謀其身者一洗而新之使天下曉

然皆知忠義者必旌則忠臣爭効死節壯士勇於敢為庶幾可以雪恥萬世以不墜祖宗無疆之基臣所以望於陛下大明黜陟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自崇觀以來姦臣用事日久鉗錮忠讜置而不用士有慷慨敢言衆皆指為狂夫小則屏斥烟瘴大則蒙被斧鉞皂囊不奏於九重臺諫遂幾於虛位此言路所以壅塞而不通姦邪所以橫猾而日肆朝無端人禍及四海至使强隣興敢拒之使人君下哀痛之詔究其禍根實出於此淵聖

皇帝深鑒前弊即位以來虛已受諫常若不及擢置一時諫諍之臣招集天下敢言之士忠讜之風煥然一新雖禹湯之聖無以復加惜其羣言交至一切聽納受之泛然無所甄别而人主之權遂歸臺諫詩不云乎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葢謂聽言之不可不擇也人主聽言不先謀及乃心而紛然惑於衆論則何所適從而可況賢者之出入實繫一時之治亂故魏有干木則諸侯息兵虞有宫之奇則晉獻不寢汲黯

在朝而淮南為之寢謀裴度之用不用每為天下之重輕可不謹哉頃者諫官上疏論列李綱十有餘事其言未必切中意在巧詆以快私心朝廷自當追念殊勲置而不問章雖屢上斷以不疑則後有賢者誰復敢以私怒陰相擠陷耶一失斯人亂不旋踵至使金人鳩諸國之衆提百萬之師叩關而來如蹈空谷兵動九天聲震四海而吾中國初無一夫敢當其敵者幸而啗以金繒割以壤地金亦從而退師奈何敵馬朝解守禦暮怠幸

其既去以為苟安而不虞後日之憂此豈策也哉當時議者猶欲從其北渡躡其後塵以追而擣之既已惑於羣言不能斷以必往已而又以河朔之民恥事仇敵而割地之盟棄不復用則大信既虧敵情益憤矣夫進不能追其師退不能結以信揣其私情豈不再至明年敵騎果入固已洞知朝廷虛實强弱之勢與夫吾兵之多寡人才之勇怯山川之險易矣又當時在廷之臣不免皆去其用事之人而一時之名臣宿將悉已罷遣以此

自料果有必勝之勢乎可不斷以大義與羣臣南下名為播遷猶得上策而又惑於衆議城守不遷使前日能以剛斷自許於數計之中必行其一臣知其不復有今日之禍也臣願陛下體乾之剛行巽之權有漢光赳赳之稱無元帝優柔之失則兩宫之恥可雪七廟之祀不乏之而陛下之聖孝神武光於四方昭示萬世有不可掩矣臣所以望於陛下勇於剛斷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恭惟皇帝陛下以聰明勤儉之資膺皇天付託之任躬

履艱難嗣承丕緒天心人望莫不歸悅而適遭兵革搶
攘之餘四海凋弊之日扶衰撥亂去危即安事有不可
勝舉者臣之狂瞽所陳不過三策誦臣之言初若迂闊
無補察臣之意似能切中時病臣之私意以謂不能力
救三弊不知何以遂致中興臣度今日之最急者不過
欲報國之大讐雪兩宮之幽憤復境土安天下以成中
興之功而已且金人服叛不常久矣本其侵侮之由實
皆中國自名又況資其兵力以為援助其功既大責報

必深一有不至必有禍害昔人以謂湯武之興未嘗與遠國共功葢跡而不用也唐之肅宗嘗用回紇矣卒致掠華人辱太子啓殺近臣以為唐患德宗嘗用吐蕃矣卒致刼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唯太宗之用突厥也倚以討賊賜予不厚而卒與賊連和舉國入寇於是太宗不勝其怒曾不三年電掃風除遂墟其國豈不快哉國家倚金國以取燕雲其禍根連結固有所自來度今日之勢能如太宗之報突厥其神且速如此乎唐興之初際

天所覆悉皆臣服自三王以來未之有也唯吐蕃回鶻最號雄能為中國患獨甚且久當時謀臣猛將圍國兵卒計不得其要領晚節雖自亡而唐亦衰焉今金人日以盛強中國漸致衰弱臣願陛下體太宗之英武以蹶其芽而犂其庭不願若唐之末世與二寇相為盛衰而已也議者以為方今將帥乖離戰士疲鈍甲兵鈍弊財用殫耗連年動衆不勝其勞將何策以制之臣不敢上援遠古願鑒前日之三弊以專於任用明於黜陟勇於

剛斷為陛下言之蓋人主能論一相則賢者必以類至百度自然振舉四海自然悅服奈何正直則必為邪佞所惡功高則必為孱庸所忌此譖愬所以必行讒逐所以隨至是任用之專最為人主難事令既得賢而用之不能盡去奸邪則其勢必不兩立且小人之徒至今猶列顯位則是慶父不去魯難未已也倘不決於去除臣恐終至誤國是明於黜陟尤為人主之先務二者非勇於剛斷自信不疑則亦不足以振主威於既弱理頹緒

之將紛此三者在陛下力行之而已天下敵雖已去而國勢漸削四方嘯聚旁午山谷九族遠託穹廬而敵情猶未定安危可知臣意陛下食不得甘味卧不得安寢朝廷大臣當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時豈得恝然不以安危介意自陛下踐阼以來其所施設猶未足慰天下之望此臣所以敢陳三事以冀陛下奮然有為以草前日之弊也去年金人既去一戰之勝則臣不願陛下為之文德修而四國賓中夏安而遠人服恵此中國以綏

四方昔人以為周得上策故曰治人惟聖人能之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乃苦身焦思嘗膽朝夕不忘其辱其後卒能大破吳國使甲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霸王徒以得大夫種范蠡而用之耳故種能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而甲兵之事則蠡實專之越王為之食不加肉衣不重帛折節下士厚賢禮賓振貧弔死與百姓同甘苦是以二十三年之間一舉而滅吳以雪會稽之恥以伯王之業不足為陛下道臣請以漢高之事明之

高祖二年東伐楚大敗於睢水之上太公呂后質於羽軍其後侯公往說而復歸於漢及天下大安偃兵息民而高祖五日一朝號太上皇復為父子如初果何術以得之哉項羽棄范增而不用高祖得三傑以共成帝業故能力戰以有天下知勇過於湯武而孝行不減於曾參今陛下得將相而用之有若大夫種范蠡蕭何陳平張良之徒而復仇雪恥之心不忘於朝夕之間則亦何患乎不能成二王之功耶臣生長盛世蒙被累聖之休

光恨無以自効其愚朝廷遭值百六之災北方之民横被屠戮者十有八九臣生於東南僻遠之地目不見戰伐之事坐視兩宮遠在異域中夜卧起悲憤交攻自揣懦庸不抗强敵欲以効死唯有孤忠可以自獻是以敢陳蕪猥之辭不避猖狂之罪頃者郡國不以臣不肖兩得充賦於澤宫道由淮汴以至京師是時四方奉花石之貢呉檣蜀艑哿䑰而來啣尾而進不絶於道臣在舟中望見幾至泣下是時欲陳狂瞽之言者屢矣重念言

之必至殺身其實無補於國今陛下踐阼之初痛革諂諛之弊樂聞骨鯁之言臣於此時不思一奮則是終身無可言之時也惟陛下察其狂狷赦而不誅非獨臣之私幸實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昧死俯伏待罪之至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四